

唐書卷七十六

后妃列傳上第一

淺草文庫

宋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龍圖閣學士朝請大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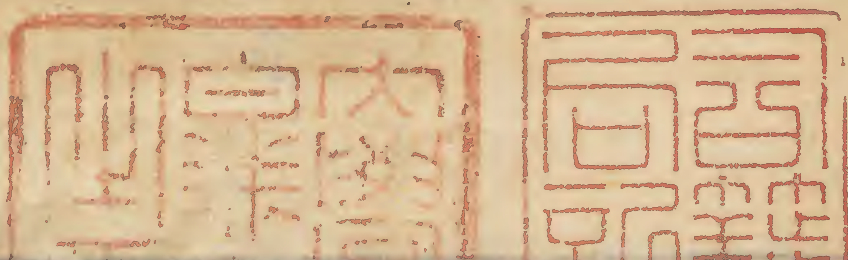
同天守尚書吏部郎充集賢殿脩撰臣宋祁奉 敕撰

日本安藝州儒臣

堀正脩身之甫

校訂

唐制皇后而下有貴妃淑妃德妃賢妃是為夫人昭儀昭容昭媛脩儀脩容脩媛充儀充容充媛是為九嬪婕妤好美人才人各九合二十七是代世婦寶林御女采女各二十七合八十一是代御妻自餘六尚分典乘輿服御皆有員次後世改復不常開元時以后下復有四妃非是乃置惠麗華三妃六儀四美人七才人而尚宮尚



寬延元年

卷七十六

后妃列傳

上第一

儀尚服各三參合前號大抵踵周官相損益云然則尚
矣禮本夫婦詩始后妃治亂因之興亡係焉盛德之君
惟薄嚴奧裏謁不忤于朝外言不內諸閫闕睢之風行
彤史之化脩故淑範懿行更爲內助若夫豔嬖之興常
在中主第裊旣交則情與愛遷顏辭媚熟則事爲私奪
乘易昏之明牽不斷之柔險言似忠故受而不詰醜行
已效反狃而爲好左右附之儉亡基之狡謀鉗其悟先
哀誓捷於寵初天下之事已去而恬不自覺此武韋所
以遂篡弒而喪王室也至於楊氏未死玄亂厥謀張后
制中肅幾歛衽吁可嘆哉中葉以降時多故矣外有攻

討之勤內寡嬖溺之私群闡朋進外戚勢分后妃無大
善惡取充職位而已故列著于篇

高祖太穆順聖皇后竇氏京兆平陵人父毅在周爲上
柱國尚武帝姊襄陽長公主入隋爲定州摠管神武公
后生髮垂過頸三歲與身等讀女誡列女等傳一過輒
不忘武帝愛之養宮中異它甥時突厥女爲后無寵后
密諫曰吾國未靖虜且強願抑情撫接以取合從則江
南關東不吾梗武帝嘉納及崩哀毀同所生聞隋高祖
受禪自投牀下曰恨我非男子不能拯舅家禍毅遽掩
其口曰毋妄言赤吾族常謂主曰此女有奇相且識不

一書射
中各一

目作兩
發各中

一書頻
上有而
好存三
字

一書得
此作居
此官

凡何可妄與久因畫二孔雀屏間請昏者使射二矢陰
約中目則許之射者閱數十皆不合高祖最後射中各
一目遂歸於帝始元貞太后羸老有疾而性素嚴諸
娣皆畏莫敢侍后事之獨怡謹盡孝或淹月不釋衣
工為篇章規誠文有雅體又善書與高祖書相雜人不
辨也崩於涿郡年四十五帝在煬帝時多畜善馬后見
曰上性樂此盍以獻徒留之速罪無益也不聽頃果坐
譴帝後見隋政亂多妄誅極乃為自安計數奏鷹犬異
駒煬帝果喜擢位將軍因泣謂諸子曰早用而毋言得
此久矣帝有天下詔即所葬園為壽安陵謚曰穆及附

中穆營
作初

獻陵尊為太穆皇后始太宗生有二龍之符后於諸子
中愛視最篤後即位過慶善宮覽觀梗欬顧侍臣曰朕
生於此今母后求違育我之德不可報因號慟左右皆
流涕乃享后于正寢它日幸九成宮夢后若平生既悟
潜然不自勝明日詔有司大發倉賑貧瘠以為后報焉
上元中益謚太穆神皇后

太宗文德順聖皇后長孫氏河南洛陽人其先魏拓拔
氏後為宗室長因號長孫高祖釋大丞相馮翊王曾祖
裕平原公祖兗左將軍父晟字季涉書史趨驚曉兵仕
隋為左驍衛將軍后喜圖傳視古善惡以自鑒矜尚禮

寬延元年

皇紀卷三十一

皇紀卷三十一

皇紀卷三十一

皇紀卷三十一

舊唐書 大業中 常歸寧 於永興 里

法晟兄熾為周通道館學士嘗聞大穆勸撫突厥女心誌之每語晟曰此明處人必有奇子不可以不圖昏故晟以女太宗后歸寧舅高士廉妾見大馬二丈立后舍外懼占之遇坤之泰卜者曰坤順承天載物无疆馬地類也之泰是天地交而萬物通也交以輔相天地之宜繇協歸妹婦人事也女處尊位履中而居順后妃象也時隱太子釁閱已構后內盡孝事高祖謹承諸妃消釋嫌猜及帝授甲宮中后親慰勉士皆感奮尋為皇太子妃俄為皇后性約素服御取給則止益觀書雖容櫛不少廢與帝言或及天下事辭曰牝雞司晨家之窮也可

舊唐書 己下八 李作與

唐書 后 實 事

舊唐書 書僕射 作吏部 尚書右 僕射 李孝常 作劉德 稀

乎帝固要之訖不對後廷有被罪者必助帝怒請繩治俟意解徐為開治終不令有冤下嬪生豫章公主而死

后視如所生勝侍疾病輟所御飲藥資之下懷其仁兄無忌於帝本布衣交以佐命為元功出入臥內帝將引以輔政后固謂不可乘間曰妾託體紫宮尊貴已極不願私親更據權于朝漢之呂霍可以為誡帝不聽自用無忌為尚書僕射后密諭令牢讓帝不獲已乃聽后喜見顏間異毋兄安業無行父喪逐后無忌還外家后貴未嘗以為言擢位將軍後與李孝常等謀反將誅后叩頭曰安業罪死無赦然向遇妾不以慈戶知之今論如

晉書
度道
作度人
入道
佛老作
佛道

舊書非
下有有

法人必謂妾釋憾於兄無乃為帝累乎遂得減流越巂
太子承乾乳媪請增東宮什器后曰太子患無德與名
器何請為從幸九成宮方屬疾會柴紹等急變聞帝用
而起后輿疾以從宮司諫止后曰上震驚吾何自安疾
稍亟太子欲請大赦况度道人被塞災會后曰死生有
命非人力所支若脩福可延吾不為惡使善無效我尚
何求且赦令國太事佛老異方教耳皆上所不為豈宜
以吾亂天下法太子不敢奏以告房玄齡玄齡以聞帝
嗟美而群臣請遂赦帝既許后固爭止及大漸與帝訣
時玄齡小譴就第后曰玄齡久事陛下預奇計秘謀非

字
置作弄

大故願勿置也妾家以恩澤進無德而祿易以取禍無
屬樞柄以外戚奉朝請足矣妾生無益於時死不可以
厚葬願因山為壠無起墳無用棺槨器以瓦木約費送
終是妾不見忘也又請帝納忠容諫勿受讒省遊畋作
役死無恨崩年三十六后嘗采古婦人事著女則十篇
又為論斥漢之馬后不能檢抑外家使與政事乃戒其
車馬之侈此謂開本源恤末事常誠守者吾以自檢故
書無條理勿令至尊見之及崩宮司以聞帝為之慟示
近臣曰后此書可用垂後我豈不通天命而割情乎顧
內失吾良佐哀不可已已謚曰文德葬昭陵因九峻山

舊書本
源作禍
源

寬延元年

唐書卷五十一 高宗本紀 五
以成后志帝自著表序始末揭陵左上元中益諡文德
聖皇后

太宗賢妃徐惠湖州長城人生五月能言四歲通論語
詩八歲自曉屬文父孝德嘗試使擬離騷為小山篇曰
仰幽巖而流盼撫桂枝以凝想將千齡兮此遇荃何為
兮獨往孝德大驚知不可掩於是所論著遂盛傳太宗
聞之召為才人手未嘗廢卷而辭致贍蔚又無淹思帝
益禮顧擢孝德水部員外郎惠再遷充容貞觀末數調
兵討定四夷稍稍治宮室百姓勞怨惠上疏極諫且言
東戍遼海西討崑丘士馬罷耗漕饟漂沒捐有盡之農

一本成
作戒

趨無窮之罄圖未獲之衆喪已成之軍故地廣者非常
安之術也人勞者為易亂之符也又言翠微玉華等宮
雖因山藉水無築構之苦而工力和儻不謂無煩有道
之君以逸逸入無道之君以樂樂身又言伎巧為喪國
斧斤珠玉為蕩心醜毒侈麗纖美不可以不遏志驕於
業泰體逸於時安其剗切精請大略如此帝善其言優
賜之帝崩哀慕成疾不肯進藥曰帝遇我厚得先狗馬
侍園寢吾志也復為詩連珠以見意永徽元年卒年二
十四贈賢妃陪葬昭陵石室惠之弟齊聘齊聘子堅皆
以學聞女弟為高宗婕妤亦有文藻世以擬漢班氏

高宗廢后王氏并州祁人魏尚書左僕射思政之孫從
祖母同安長公主以后婉淑白太宗以爲晉王妃王居
東宮妃亦進冊擢父仁祐陳州刺史帝卽位立爲皇后
仁祐以特進封魏國公母柳本國夫人仁祐卒贈司空
初蕭良娣有寵而武才人貞觀末以先帝宮人召爲昭
儀俄與后良娣爭寵更相毀短而昭儀詭險卽誣后與
毋挾媚道蠱上帝信之解魏國夫人門籍罷后舅柳夔
中書令李義府等陰佐昭儀以偏言怒帝遂下詔廢后
良娣皆爲庶人囚宮中后母兄良娣宗族悉流嶺南許
敬宗又奏仁祐無它功以宮掖故超列三事今庶人謀

亂宗社罪安夷宗仁祐應斲棺陛下不窮其誅家止流
竄仁祐不宜引庇廕宥逆子孫有詔盡奪仁祐官爵而
后及良娣俄爲武后所殺改后姓爲蟒良娣爲梟初帝
念后間行至囚所見門禁錮嚴進飲食竇中惻然傷之
呼曰皇后良娣無恙乎今安在二人同辭曰妾等以罪
棄爲婢安得尊稱耶流淚嗚咽又曰陛下幸念疇日使
妾死更生復見日月乞署此爲回心院帝曰朕卽有處
置武后知之促詔杖二人百剔其手足反接投釀甕中
曰令二嫗骨醉數日死殊其尸初詔旨到后再拜曰陛
下萬年昭儀承恩死吾分也至良娣罵曰武氏狐媚讎

覆至此我後爲猫使武氏爲鼠吾當扼其喉以報后聞
詔六宮毋畜猫武后頻見二人被髮瀝血爲厲惡之以
巫祝解謝即徙蓬萊宮厲復見故多駐東都中宗卽位
皆復其姓

高宗則天順聖皇后武氏并州文水人父士護見外戚
傳文德皇后崩久之太宗聞士護女美召爲才人方十
四母楊慟泣與訣后獨自如曰見天子庸知非福何見
女悲乎母慰其意止泣既見帝賜號武媚及帝崩與嬪
御皆爲比丘尼高宗爲太子時入侍悅之王皇后久無
子蕭淑妃方幸后陰不悅它日帝過佛廬才人見且泣

帝感動后廉知狀引內後宮以撓妃寵才人有權數詭
變不窮始下辭降體事后后喜數譽於帝故進爲昭儀
一旦顧幸在蕭右寢與后不協后性簡重不曲事上下
而毋柳見內人尚宮無淫禮故昭儀伺后所薄必款結
之得賜予盡以分遺由是后及妃所爲必得得輒以聞
然未有以中也昭儀生女后就顧弄去昭儀潛斃兒衾
下伺帝至陽爲歡言發衾視兒死矣又驚問左右皆曰
后適來昭儀卽悲涕帝不能察怒曰后殺吾女往與妃
讒媚今又爾耶由是昭儀得入其訾后無以自解而帝
愈信愛始有廢后意久之欲進號宸妃侍中韓瑗中書

今來濟言妃嬪有數今別立號不可昭儀乃誣后與母
馱勝帝挾前憾實其言將遂廢之長孫無忌褚遂良韓
瑗及濟瀕死固爭帝猶豫而中書舍人李義府衛尉卿
許敬宗素險側狙勢即表請昭儀為后帝意決下詔廢
后詔李勣于志寧奉璽綬進昭儀為皇后命群臣及四
夷酋長朝后肅義門內外命婦入謁朝皇后自此始后
見宗廟再贈士護至司徒爵周國公諡忠孝配食高祖
廟毋楊再封代國夫人家食魏千戶后乃製外戚誠獻
諸朝解釋譏諫於是逐無忌遂良踵死徙寵煥赫然后
城寓深痛柔屈不耻以就大事帝謂能奉已故拔公議

立之已得志即盜威福施施無禪避帝亦懦昏舉能鉗
勒使不得專又稍不平麟德初后召方士郭行真入禁
中為蠱祝宦人王伏勝發之帝怒因是召西臺侍郎上
官儀儀指言后專恣失海內望不可承宗廟與帝意合
乃趣使草詔廢之左右馳告后遽從帝自訴帝羞縮待
之如初猶意其恚且曰是皆上官儀教我后諷許敬宗
構儀殺之初元舅大臣怫肯不閱歲屠覆道路目語及
儀見誅則政歸房帷天子拱手矣羣臣朝四方奏章皆
曰一聖每視朝殿中垂簾帝與后偶坐生殺賞罰惟所
命當其恐斷雖甚愛不少隱也帝晚益病風不支天下

事一付后后乃更爲太平文治事大集諸儒內禁殿譔定列女傳臣軌百寮新誠樂書等大抵千餘篇因令學士密裁可奏議分宰相權始士護娶相里氏生子元慶元爽又娶楊氏生三女伯嫁賀蘭越石蚤寡封韓國夫人仲卽后季嫁郭孝慎前死楊以后故寵日盛徙封榮國始兄子惟良懷運與元慶等遇楊及后禮薄后銜不置及是元慶爲宗正少卿元爽少府少監惟良司衛少卿懷運淄州刺史它日夫人置酒酣謂惟良曰若等記疇日事乎今謂何對曰幸以功臣子位朝廷晚緣戚屬進憂而不祭也夫人怒諷后僞爲退讓請惟良等外

不字

遷無示天下私繇是惟良爲始州刺史元慶龍州元爽濠州俄坐事死振州元慶至州憂死韓國出入禁中一女國妹帝皆寵之韓國卒女封魏國夫人欲以備嬪職難於后未決后內忌甚會封泰山惟良懷運以岳牧來集從還京師后毒殺魏國歸罪惟良等盡殺之氏曰嫂以韓國子敏之奉土護祀初魏國卒敏之入弔帝爲慟敏之哭不對后曰兒疑我惡之俄貶死楊氏徙鄴衛二國咸亨元年卒追封魯國諡忠烈詔文武九品以上及五等親與外命婦赴弔以王禮葬咸陽給班劍葆伏鼓吹時天下旱后僞表求避位不許俄又贈士護太尉兼

太子太師太原郡王魯國忠烈夫人爲妃上元元年進
號天后建言十二事一勸農桑薄賦徭二給復三輔地
三息兵以道德化天下四南北中尚禁浮巧五省功費
力役六廣言路七杜讒口八王公以降皆習老子九父
在爲母服齊衰三年十上元前勳官已給告身者無追
覈十一京官八品以上益稟入十二百官任事父材高
位下者得進階申滯帝皆下詔略施行之蕭妃女義陽
宣城公主幽掖庭幾四十不嫁太子弘言于帝后怒醜
殺弘帝將下詔遜位于后宰相郝處俊固諫乃止后欲
外示寬裕劫人心使歸已卽奏言今群臣納半俸百姓

計口錢以贍邊兵恐四方妄商虛實請一罷之詔可儀
鳳三年群臣蕃夷長朝后于光順門卽并州建太原郡
王廟帝頭眩不能視侍醫張文仲秦鳴鶴曰風上逆破
頭血可愈后內幸帝殆得自專怒曰是可斬帝體寧刺
血處耶醫頓首請命帝曰醫議疾烏可罪且吾眩不可
堪聽爲之醫一再刺帝曰吾目明矣言未畢后簾中再
拜謝曰天賜我師身負繒寶以賜帝崩中宗卽位天后
稱皇太后遺詔軍國大務聽參決嗣聖元年太后廢帝
爲廬陵王自臨朝以睿宗卽帝位后坐武成殿帝率群
臣上號冊越三日太后臨軒命禮部尚書攝太尉武承

嗣太常卿攝司空王德真冊嗣皇帝自是太后常御紫宸殿施慘紫帳臨朝追贈五世祖後魏散騎常侍克巳為魯國公妣裴卽其國為夫人高祖齊殷州司馬居常為太尉北平郡王妣劉為王妃曾祖永昌王諮議參軍贈齊州刺史儉為太尉金城郡王妣宋為王妃祖隋東郡丞贈并州刺史大都督華為太尉太原郡王妣趙為王妃皆置園邑戶五十考為太師魏王加實戶蒲五千妣為王妃王園邑守戶百時睿宗雖立實囚之而諸武擅命又謚魯國公曰靖裴為靖夫人北平郡王曰恭蕭金城郡王曰義康太原郡王曰安成妃從夫謚太后遣

一本文作父

書作即

冊武成殿使者告五世廟室於是柳州司馬李敬業括蒼令唐之奇臨海丞駱賓王疾太后脅逐天子不勝憤乃募兵殺揚州大都督府長史陳敬之據州欲迎廬陵王衆至十萬楚州司馬李崇福連和盱眙人劉行舉嬰城不肯從敬業攻之不克太后拜行舉游擊將軍擢其弟行實楚州刺史敬業南度江取潤州殺刺史李思文曲阿令尹元貞拒戰死太后詔左王鈐衛大將軍李孝逸為揚州道行軍大總管率兵三十萬討之戰于高郵前鋒左豹韜果毅成三朗為唐之奇所殺又以左鷹揚衛大將軍黑齒常之為江南道行軍大總管并力敬業

寬延元年

唐書卷七十六

后妃傳

五

下本翻刻

唐書卷七十六 后唐傳 九 下才留亥
興三月敗傳首東都三州平始武承嗣請太后立七廟
中書令裴炎沮止及敬業之興下炎獄殺之并殺左威
衛大將軍程務挺太后方怫恚一日召羣臣廷讓曰朕
於天下無負若等知之乎羣臣唯唯太后曰朕輔先帝
踰三十年憂勞天下爵位富貴朕所與也天下安佚朕
所養也先帝棄羣臣以社稷爲託不敢愛身而知愛人
今爲戎首者皆將相何見負之遽且受遺老臣伉扈難
制有若裴炎乎世將種能合亡命若徐敬業乎宿將善
戰若程務挺乎彼皆人豪不利於朕朕能戮之公等才
有過彼蚤爲之不然謹以事朕無詒天下笑羣臣頓首

不敢仰視曰惟陛下命久之下詔陽若復辟者睿宗揣
非情固請臨朝制可乃治銅甌爲一室署東曰延恩受
于賞自言南曰招諫受時政失得西曰申寃受抑枉所
欲言北曰通玄受讖步祕策詔中書門下一官典領太
后不惜爵位以籠四方豪傑自爲助雖妄男子言有所
合輒不次官之至不稱職尋亦廢誅不少縱務取實材
真賢又畏天下有謀反逆者詔許上變在所給輕傳供
五品食送京師卽日召見厚餌爵賞歆動之凡言變吏
不得何詰雖耘夫蕘子必親延見稟之客館敢稽若不
送者以所告罪之故上變者徧天下人人屏息無敢議

新豐有山因震突出太后以爲美祥赦其縣更名慶山
荆人俞文俊上言人不和疠贅生地不和堆阜出今陛
下以女主處陽位山變爲災非慶也太后怒投嶺外詔
毀乾元殿爲明堂以浮屠薛懷義爲使督作懷義鄠人
本馮氏名小寶傭岸淫毒佯狂洛陽市千金公主嬖之
主上言小寶可入侍后召與私悅之欲掩迹得通籍出
入使祝髮爲浮屠拜自馬寺主詔與太平公主壻薛紹
通昭穆紹父事之給廐馬中官爲騶侍雖承嗣三思皆
尊事惟謹至是護作土數萬巨木率一章千人乃能引
又度明堂後爲天堂鴻麗嚴奧次之堂成拜左威衛大

將軍梁國公始作崇先廟于西京享武氏承嗣僞欽洛
水石尊使爲帝遣雍人唐同泰獻之后號爲寶圖擢同
泰游擊將軍於是汜人又上瑞石太后乃郊上帝謝况
自號聖母神皇作神皇璽改寶圖曰天授聖圖號洛水
曰永昌水圖所曰聖圖泉勒石洛壇左曰天授聖圖之
表改汜水曰廣武時柄去王室大臣重將皆撓不得逞
宗室孤外無寄足地於是韓王元嘉等謀舉兵唱天下
迎還中宗琅琊王冲越王貞先發諸王倉卒無應者遂
敗元嘉與魯王靈夔等皆自殺餘悉坐誅諸王牽連死
滅殆盡子孫雖嬰祿亦投嶺南太后身拜洛受圖天子

率太子羣臣蠻夷以次列大陳珍禽奇獸貢物鹵簿壇
下禮成去永昌元年享萬象神宮改服袞冕搢大圭執
鎮圭睿宗亞獻太子終獻合祭天地五方帝百神從以
高祖太宗高宗配引魏王士護從配班九條訓百官遂
大饗羣臣號士護周忠孝太皇楊忠孝太后以文水墓
爲章德陵咸陽墓爲明義陵太原安成王爲周安成王
金城郡王爲魏義康王北平郡王爲趙肅恭王魯國公
爲太原靖王載初中又享萬象神宮以太穆文德二皇
后配皇地祇引周忠孝太后從配作壘丙壘乙子○風
忠貞鳳率十有二文太后自名壘改詔書爲制書以

周漢爲二王後虞夏殷後爲三恪除唐屬籍拜薛懷義
輔國大將軍封鄂國公令與羣浮屠作大雲經言神皇
受命事春官尚書李思文詭言周書武成爲篇辭有垂
拱天下治爲受命之符后喜皆班示天下稍圖革命然
畏人心不肯附乃陰忍鷙害肆斬殺怖天下內縱酷吏
周興來俊臣等數十人爲爪吻有不慊若素疑憚者必
危法中之宗姓侯王及它骨鯁臣將相駢頸就鈇血丹
徃尸家不能自保太后操奩具坐重幃而國命移矣御
史傳游藝率關內父老請革命改帝氏爲武又脅羣臣
固請妄言鳳集上陽宮赤雀見朝堂天子不自安亦請

氏武示一尊太后知威柄在已因大赦天下改國號周
自稱聖神皇帝旗幟尚赤以皇帝為皇嗣立武氏七廟
于神都尊周文王為文皇帝號始祖妣曰文定皇后
武王為康皇帝號睿祖妣姜曰康惠皇后太原靖王為
成皇帝號嚴祖妣曰成莊皇后趙肅恭王為章敬皇帝
號肅祖妣曰章敬皇后魏義康王為昭安皇帝號烈祖
妣曰昭安皇后祖周安成王為文穆皇帝號顯祖妣曰
文穆皇后考忠孝太皇為孝明高皇帝號太祖妣曰孝
明高皇后罷唐廟為享德廟四時祠高祖以下三室餘
廢不享至日祀上帝萬象神宮以始祖及考妣配以百

神從祀盡王諸武詔并州文水縣為武興比漢豐沛百
姓世給復以始祖冢為德陵睿祖為喬陵嚴祖為節陵
肅祖為簡陵烈祖為靖陵顯祖為求陵章德陵為昊陵
明義陵為順陵太后雖春秋高善自塗澤雖左右不悟
其衰俄而二齒生下詔改元為長壽明年享神宮自制
大樂舞工用九百人以武承嗣為亞獻三思為終獻帝
之為皇嗣公卿往往見之會尚方監裴匪躬左衛大將
軍阿史那元慶白澗府果毅薛大信監門衛大將軍范
雲僊潛謁帝皆嘗斬都市自是公卿不復上謁有上封
事言嶺南流人謀反者太后遣攝右臺監察御史萬國

俊就按得實，卽論決國俊至廣州，盡召流人，矯詔賜自盡，皆號哭不服。國俊驅之水曲，使不得逃。一日戮三百餘人，乃誣奏流人怨望，請悉除之。於是太后遣右衛翊府兵曹參軍劉光業、司刑評事王德壽、苑南面監丞鮑思恭、尚輦直長王大貞、右武衛兵曹參軍屈貞筠，皆攝監察御史，分往劔南黔中安南等六道，訊鞠而擢國俊。左臺侍御史光業等亦希功于上，惟恐殺人之少。光業殺者九百人，德壽殺七百人，其餘亦不減五百人。太后久乃知其寃，詔六道使所殺者還其家。國俊亦相踵而死，皆見有物爲厲。云太后又自加號金輪聖神皇帝，置

本于作

七寶于廷。曰金輪寶，曰白象寶，曰女寶，曰馬寶，曰珠寶。曰主兵臣寶，曰主藏臣寶。率大朝會，則陳之。又尊其顯祖爲立極文穆皇帝，太祖爲無上孝明皇帝。延載二年，武三思率蕃夷諸酋及耆老，請作天樞紀。太后功德，以黜唐興周制，可使納言姚璿護作。乃大裒銅鐵，冶之。署曰大周萬國頌德天樞，置端門外。其制若柱，度高一百五尺，八面面，別五尺。冶鐵象山爲之，趾負以銅龍石，鑱恠獸環之。柱顛爲雲蓋，出大珠高丈圍三之，作四蛟。度丈二尺，以承珠。其趾山周百七十七尺，度二丈，無慮用銅鐵二百萬斤。乃悉鏤羣臣蕃酋名氏，其上薛懷義、龐

稍衰而御醫沈南璆進懷義失望因火明堂太后羞之
掩不發懷義愈狠恣怏怏乃密詔太平公主擇健婦縛
之殿中命建昌王武攸寧將作大匠宗晉卿率壯士擊
殺之以畚車載尸還白馬寺懷義負幸昵氣蓋一時出
百官上其徒多犯法御史馮思勗劾其姦懷義怒遇諸
道命左右毆之幾死弗敢言默啜犯塞拜新平伐逆朔
方道大摠管提十八將軍兵擊胡宰相李昭德蘇味道
至為之長史司馬後厭入禁中陰募力少年千人為浮
屠有逆謀侍御史周矩劾狀請治驗太后曰第出朕將
使詣獄矩坐臺少選懷義怒馬造廷直往坐大榻上矩

召吏受辭懷義即乘馬去矩以聞太后曰是道人素狂
不足治力少年聽窮劾矩悉投放醜裔懷義構矩俄免
官太后祀天南郊以文王武王土護與唐高祖並配太
后加號天冊金輪聖神皇帝遂封嵩山禪少室冊山之
神為帝配為后封壇南有大榭赦日置雞其杪賜號金
鷄樹自制升中述志刻石示後改明堂為通天宮鑄九
州鼎各位其方列廷中又歛天下黃金作大儀鐘不克
久之以崇先廟為崇尊廟禮視太廟旋復崇尊廟為太
廟自懷義死張易之昌宗得幸乃置控鶴府有監有丞
及主簿錄事等監三品以易之為之太后自見諸武王

非天下意前此中宗自房州還復為皇太子恐百歲後為唐宗室躡藉無死所即引諸武及相王太平公主誓明堂告天地為鐵券使藏史館改吳陵署為攀龍臺以左視初以控鶴監為天驥府又改奉宸府罷監為令以左右控鶴為奉宸大夫易之復為令神龍元年太后有疾久不平居迎僊院宰相張柬之與崔玄暉等建策請中宗以兵入誅易之昌宗於是羽林將軍李多祚等帥兵自玄武門入斬二張于院左太后聞變而起桓彥範進請傳位太后返卧不復語中宗於是復即位徙太后上陽宮帝率百官請觀風殿問起居後率十日一詣宮俄

唐書卷七十六 后妃傳 第八

下亦翻亥

朝朔望廢奉宸府官遷東都武氏廟于崇尊廟更號崇恩復唐宗廟諸武王者咸降爵是歲后崩年八十一遺制稱則天大聖皇太后去帝號諡曰則天大聖后祔乾陵會武三思烝韋庶人復用事於是太旱祈陵輒雨三思誅帝詔崇恩廟祠如太廟齋郎用五品子博士楊季言太廟諸郎取七品子今崇恩取五品不可帝曰太廟如崇恩可乎季曰崇恩太廟之私以臣準君則僭以君準臣則惑乃止及韋武黨誅詔則天大聖皇后復號天后廢崇恩廟及陵景雲元年號大聖天后太平公主奸政請復二陵官又尊后曰天后聖帝俄號聖后太平誅

寬延元年

下亦翻亥

唐書卷之六 后妃傳 武氏制可
詔黜周孝明皇帝號復為太原郡王后為妃罷吳順等
陵開元四年追號則天皇后太常卿姜皎建言則天皇后
后配高宗廟主題天后聖帝非是請易題為則天皇后
武氏制可

中宗和思順聖皇后趙氏京兆長安人祖綽武德中戰
有功終右領軍將軍父瓌尚高祖常樂公主帝為英王
聘后為妃高宗於公主恩尤隆武后不喜乃幽妃內侍
省瓌自定州刺史駙馬都尉貶括州絕主朝謁隨瓌之
官妃既囚尚鍵牢謹日給飼料衛者候其突煙數日不
出披戶視之死腐矣瓌以壽州刺史與王預越王事苑

神龍元年追諡妃曰恭皇后贈瓌左衛大將軍中宗崩
藏陵事韋庶人不臣不得祔有司加上尊諡以后祔定
陵

中宗庶人韋氏京兆萬年人祖弘表貞觀中曹王府典
軍帝在東宮后被選為妃嗣聖初立為皇后尋與帝處
房陵每使至帝輒恐欲自殺后止曰禍福何常早晚等
死耳無遽及帝復即位后居中宮是時上官昭容與政
事方敬暉等欲盡誅諸武武三思懼乃因昭容入請得
幸於后卒謀暉等誅之初帝幽廢與后約一朝見天日
不相制至是與三思共御床博戲帝從旁典籌不為忤

一本事
作俄
奮書禍
福下有
倚伏二
字

一本共
作分

寬延元年

三思諷羣臣上后號為順天皇后乃親謁宗廟贈父玄
貞上洛郡王左拾遺賈虛已建言非李氏王者盟書共
棄之今復國未幾遽私后家且先朝禍鑒未遠甚可懼
也如今皇后固辭使天下知後宮謙讓不亦善乎不聽
神龍三年節愍太子舉兵敗宗楚客率羣臣請加號翊
聖詔可禁中謬傳有五色雲起后衣笥帝圖以示諸朝
因大赦天下賜百官母妻封號太史迦葉志忠表上桑
條歌十二篇言后當受命曰昔高祖時天下歌桃李太
宗時歌秦王破陣高宗歌堂堂天后世歌武媚娘皇帝
受命歌英王石州后今受命歌桑條韋蓋后妃之德專

蠶桑共宗廟事也乃賜志忠第一區絲七百段太常少
卿鄭愔因之被樂府楚客又諷補闕趙延禧離釋桑條
為九十八代帝大喜擢延禧諫議大夫於是昭容以武
氏事動后即表增出母服民以二十三為丁限五十九
免五品而上母妻不繇夫子封者喪得用鼓吹數改制
度陰儲人望稍寵樹親屬封拜之昭容與母及尚宮賀
婁等多受金錢封巫趙隴西夫人出入禁中勢與上官
埒繇是墨敕斜封出矣三年帝親郊引后亞獻明年正
月望夜帝與后微服過市徜徉觀覽縱宮女出游皆淫
奔不還國子祭酒葉靜能善禁架常侍馬秦客高醫光

舊書
下有後
字

唐書卷七十六 后妃傳 十一 不翻刻
祿少卿楊均善烹調皆引入後廷均秦客烝於后嘗喪
免不歷旬輒起帝遇弑議者謹咎秦客及安樂公主后
大懼引所親議計乃以刑部尚書裴談工部尚書張錫
輔政留守東都詔將軍趙承福薛簡以兵五百衛譙王
重福與兄溫定策立溫王重茂爲皇太子列府兵五萬
分二營屯京師然後發喪太子卽位是爲殤帝皇太后
臨朝溫摠內外兵檢護宮省族弟濯播宗子捷璿璿甥
高崇及武延秀分領左右屯營羽林飛騎萬騎京師大
恐傳言且革命播璿入軍中鞭督萬騎欲立威士怨不
爲用俄而臨淄王引兵夜披玄武門入羽林殺璿播崇

於寢斧闕叩太極殿后遁入飛騎營爲亂兵所殺斬延
秀安樂公主分捕諸韋諸武與其支黨悉誅之梟后及
安樂首東市翌日追貶爲庶人葬以一品禮

上官昭容者名婉兒西臺侍郎儀之孫父廷芝與儀死
武后時母鄭太常少卿休遠之姊婉兒始生與母配掖
廷天性韶警善文章年十四武后召見有所制作若素
構自通天以來內掌詔命按麗可觀嘗忤旨當誅后惜
其才止黥而不殺也然羣臣奏議及天下事皆與之帝
卽位大被信任進拜昭容封鄭沛國夫人婉兒通武三
思故詔書推右武氏抑唐家節愍太子不平及舉兵叩

舊書后
下有以
及二字

蕭章門索婉兒婉兒曰我死當次索皇后大家矣以激
怒帝帝與后挾婉兒登玄武門避之會太子敗乃免婉
兒勸帝修大書館增學士員引大臣名儒充選數賜宴
賦詩君臣賡和婉兒常代帝及后長寧安樂二主衆篇
並作而采麗益新又差第羣臣所賦賜金爵故朝廷靡
然成風當時屬辭者大抵雖浮靡然所得皆有可觀婉
兒力也鄭卒諡節義夫人婉兒請降秩行服詔起爲婕
妤俄還昭容帝卽婉兒居穿沼築巖窮飾勝趣卽引侍
臣宴其所是時左右內職皆聽出外不可止婉兒與近
嬖至皆營外宅褻人穢夫爭候門下肆狎昵因以求劇

職要官與崔湜亂遂引知政事湜開商山道未半因帝
遺制虛列其功加甄賞韋后之敗斬闕下初鄭方姪夢
巨人界大稱曰持此稱量天下婉兒生踰月母戲曰稱
量者豈爾邪輒啞然應後內秉機政符其夢云景雲中
追復昭容諡惠文始從母子王昱爲拾遺昱戒曰上往
囚房陵武氏得志矣卒而中興天命所在不可幸也三
思雖乘釁天下知必敗今昭容上所信而附之且滅族
鄭以責婉兒不從節愍誅三思果索之始憂懼及草遺
制卽引相王輔政臨淄王兵起被收婉兒以詔草示劉
幽求幽求言之王王不許遂誅開元初哀次其文章詔

張說題篇

睿宗肅明順聖皇后劉氏祖德威自有傳儀鳳中帝在
藩納為孺人俄為妃生寧王壽昌代國二公主帝即位
為皇后會帝降號皇嗣復為妃長壽二年為戶婢誣與
竇德妃挾蠱道祝詛武后並殺之宮中葬祕莫知景雲
元年追諡肅明皇后

有書戶
碑下有
字

睿宗昭成順聖皇后竇氏曾祖抗父孝謀自有傳后婉
淑允循禮則帝為相王納為孺人即位進德妃生玄宗
及金仙玉真二公主與肅明同追諡並招魂葬東都之
南肅明日惠陵后曰靖陵立別廟曰儀坤以享云帝崩

追稱皇太后與肅明祔橋陵后以子貴故先祔睿宗室
肅明以開元二十年乃得祔廟初太常加諡后曰大昭
成或言法宜引聖真冠諡而曰大昭成非也以單言配
之應曰聖昭若睿成以複言配之應曰大聖昭成聖真
昭成又引太穆皇后始諡穆及高祖崩合帝諡曰太穆
追增太穆神皇后文德皇后始諡文德及太宗崩合諡
文德聖皇后又援范曄著漢光烈等為比太常謂曄以
帝號標后諡是史家記事體婦人非必與夫同也入廟
稱后繫夫在朝稱太繫子文母生號也文王既沒諡也
周公豈以夫從婦乎漢法不可以為據制曰可天寶八

寬延元年

唐書卷七十六

后妃傳

三十四

下村飛則

唐書卷七十六

后妃傳

三十四

亦翻刻

載制詔自太穆而下六皇后並增上順聖二諡云

玄宗皇后王氏同州下邳人梁冀州刺史神念之裔孫

帝為臨淄王聘為妃將清內難預大計先天元年立為

皇后久無子而武妃稍有寵后不平顯詆之然撫下素

有恩終無肯諳短者帝密欲廢后以語姜皎皎漏言即

死后兄守一懼為求馱勝浮屠明悟教祭北斗取霹靂

木刻天地文及帝諱合佩之曰後有子與則天比開元

十二年事覺帝自臨劾有狀乃制詔有司皇后天命不

祐華而不實有無將之心不可以承宗廟母儀天下其

廢為庶人賜守一死始后以愛弛不自安承間泣曰陛

舊書廢
勝作符
厭序屠
作左道
僧

下獨不念阿忠脫紫半臂易斗麩為生日湯餅邪帝憫
然動容阿忠后呼其父仁皎云繇是久乃廢當時王譔
作翠羽帳賦諷帝未幾卒以一品禮葬後宮思慕之帝
亦悔寶應元年追復后號

玄宗貞順皇后武氏恒安王攸止女幼入宮帝即位寢

得幸時王皇后廢故進冊惠妃其禮秩比皇后初帝在

潞趙麗妃以倡幸有容止善歌舞開元初父兄皆美官

及妃進麗妃恩亦弛以十四年卒諡曰和生太子瑛而

皇甫德儀生鄂王劉才人生光王皆藩邸之舊後愛薄

而妃乃專寵封所生母楊鄭國夫人弟忠國子祭酒信

舊書特
賜號為
惠妃宮
中禮秩
一同皇
后

寬延元年

秘書監將遂立皇后御史潘好禮上疏曰禮父母讐不
共天春秋子不復讎不子也陛下欲以武氏爲后何以
見天下士妃再從叔三思也從父延秀也皆于紀亂常
天下共疾夫惡木垂蔭志士不息盜泉飛溢廉夫不飲
匹夫匹婦尚相擇况天子乎願慎選華族稱神祇之心
春秋宋人夏父之會無以妾爲夫人齊桓公誓葵丘曰
無以妾爲妻此聖人明嫡庶之分也分定則窺競之心息
矣今人間咸言右丞相張說欲取立后功圖復相今太
子非惠妃所生而妃有子若一儷宸極則儲位將不安
古人所以諫其漸者有以也遂不果立妃生子必秀疑

凡二王一王皆不育及生壽王帝命寧王養外邸又生
盛王咸宜太華二公主後李林甫以壽王母愛希妃意
陷太子鄂光二王皆廢死會妃薨年四十餘贈皇后及
謚葬敬陵

玄宗元獻皇后楊氏華州華陰人曾祖士達爲隋納言
天授中以武后母黨追封士達爲鄭王父知慶太尉帝
在東宮后以景雲初入宮爲良媛時太平公主忌帝而
宮中左右持兩端織悉必聞媛方娠帝不自安密語侍
讀張說曰用事者不欲吾多子奈何命說挾劑以入帝
於曲室自煮之夢若有介而戈者環鼎三而三煮盡覆

舊唐書
妃高祖
李木金
列刺史
父玄珠
蜀列司
戶

以告說說曰天命也乃止生男是為肅宗帝即位為貴
嬪其姊節愍太子妃也初肅宗生下云不宜養乃命王
皇后舉之后無子撫肅宗如所生後又生寧親公主乃
覺說以舊恩故子均得尚寧親肅宗即位至德二載太
上皇自蜀詔有司其議尊稱遂上冊諡寶應末祔泰陵
玄宗貴妃楊氏隋梁郡通守汪四世孫徙籍蒲州遂為
永樂人幼養叔父家始為壽王妃開元二十四年武惠
妃薨後廷無當帝意者或言妃姿質天挺宜充掖廷遂
召內禁中異之即為自出如意者巧藉女官號太真更
為壽王聘韋昭訓女而太真得幸善歌舞遂曉音律且

智算警穎迎意輒悟帝大悅遂專房宴宮中號娘子儀
體與皇后等天寶初進冊貴妃追贈父玄琰太尉齊國
公擢叔玄珪光祿卿宗兄銛鴻臚卿錡侍御史尚太華
公主王惠妃所生最見寵遇而釗亦寔顯釗國忠也三
姊皆美劭帝呼為姨封韓虢秦三國為夫人出入宮掖
恩寵聲焰震天下每命婦入班持盈公主等讓皆不敢
就位臺省州縣奉請託奔走期會過詔救四方獻餉結
納門若市然建平信成二公主以與妃家忤至追內封
物駙馬都尉獨孤明失官它日妃以譴還銛第比中仄
帝尚不御食答怒左右高力士欲驗帝意乃白以殿中

寬延元年

唐書卷七十一

后紀傳

三

下本翻刻

唐書卷七十六 后妃傳 二十七 下木翻刻

食字衍

舊書宮中供貴妃院織造刺繡

供帳司農酒餼百餘車送妃所帝即以御膳分賜力士知帝旨是夕請召妃還下鑰安興坊門馳入妃見帝伏地謝帝釋然撫尉良渥明日諸姨上食樂作驟賜左右不可貨由是愈見寵賜諸姨錢歲百萬為脂粉費銛以上柱國門列戟與錡國忠諸姨五家第舍聯亘擬憲宮禁率一堂費緡千萬見它第有勝者輒壞復造務以瓌侈相誇詡土木工食不息帝所得奇珍及貢獻分賜之使者相銜於道五家如一妃每從游幸乘馬則力士授轡策凡充錦繡官及治珠金玉者太抵千人奉須索奇服祕玩變化若神四方爭為恠珍入貢動駭耳目於是

之二七 百人其 雕刻銘 造文教 百人

嶺南節度使張九章廣陵長史王翼以所獻最進九章銀青階擢翼戶部侍郎天下風靡妃嗜荔枝必欲生致之乃置騎傳送走數千里味未變已至京師天寶九載妃復得譴還外第國忠謀於吉温温因見帝曰婦人過忤當死然何惜宮中一席廣為鈇鎖地更使外辱乎帝感動輟食詔中人張韜光賜之妃因韜光謝帝曰妾有罪當萬誅然膚髮外皆上所賜今且死無以報引刀斷一縷髮奏之曰以此留訣帝見駭惋遽召入禮遇如初因又幸秦國及國忠第賜兩家鉅萬國忠既遙領劍南尋十月帝幸華清宮五宅車騎皆從家別為隊隊一色

寬正元年

唐書卷七十六

后妃傳

二十七

下木翻刻

舊書廣
寧作廣
平

俄五家隊合爛若萬花川谷成錦繡國忠導以劍南旗
節遺鈿墮鳥瑟瑟璣琲狼藉于道香聞數十里十載正
月望夜妃家與廣寧王僮騎爭闔門鞭棰謹競主墮馬
僅得去主見帝泣乃詔殺楊氏奴貶駙馬都尉程昌裔
官國忠之輔政其息岫尚萬春公主暄尚延和郡主弟
鑑尚承榮郡主又詔為玄琰立家廟帝自書其碑銘秦
國早死故韓號與國忠貴最久而號國素與國忠亂頗
為人所知不耻也每入謁並驅道中從監侍姆百餘騎炬
密如晝靚粧盈里不施幃障時人謂為雄狐諸王子孫
凡婚聘必先因韓號以請輒皆遂至數百千金以謝初

安祿山有邊功帝寵之詔與諸姨約為兄弟而祿山毋
事妃來朝必宴餞結歡祿山反以誅國忠為名且指言
妃及諸姨罪帝欲以皇太子撫軍因禪位諸楊大懼哭
于庭國忠入白妃妃銜塊請死帝意沮乃止及西幸至
馬嵬陳玄禮等以天下計誅國忠已死軍不解帝遣力
士問故曰禍本尚在帝不得已與妃訣引而去縊路祠
下暴尸以紫茵瘞道側年三十八帝至自蜀道過其所
使祭之且詔改葬禮部侍郎李揆曰龍武將士以國忠
負上速亂為天下殺之今葬妃恐反仄自疑帝乃止密
遣中使者具棺槨它蒸焉啓瘞故香囊猶在中人以獻

寬正元年

唐書卷七十一

唐書卷七十一

唐書卷七十一

唐書卷七十一

唐書卷七十一

唐書卷七十一

唐書卷七十一

唐書卷七十一

舊書縣
令下有
薛景仙
三字

帝視之悽感流涕命工貌妃於別殿朝夕往必為鰥歎
馬嵬之難號國與國忠妻裴柔等奔陳倉縣令率吏追
之意以為賊棄馬走林號國先殺其二子柔曰苟我死
即并其女刺殺之乃自剄不殊吏載置于獄問曰國家
乎賊乎吏曰互有之乃死瘞陳倉東郭外

贊曰或稱武韋亂唐同一轍武持又韋亟滅何哉議者
謂否武后自高宗時挾天子威福脅制四海雖逐嗣帝
改國號然賞罰已出不假借羣臣僭於上而治於下故
能終天年阡亂而不亡韋氏乘夫淫烝于朝斜封四出
政放不一既鳩殺帝引睿宗輔政權去手不自知戚地
已踈人心相挺玄宗藉其事以滅豪英故取若撥遺不
旋踵宗族夷丹執奪而事淺也然二后遺後王戒顧不
厚哉

寬延元年

皇朝通志卷一百一十一

唐紀一百一十一

六寸飛

唐書卷七十六
后妃傳
三
丁未
番亥

唐書卷七十六終

唐書卷七十七 后妃列傳下第二

尚大宋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龍圖閣學士朝請大

夫守尚書吏部郎充集賢殿脩撰臣宋祁奉 敕撰

日本安藝州儒臣 堀正脩身之甫 校訂

肅宗廢后庶人張氏鄧州向城人家徙新豐祖母竇昭
成皇后女弟也玄宗幼失昭成母視姨鞠愛篤備帝卽
位封鄧國夫人親寵無比五息子曰去惑去疑去奢去
逸去盈皆顯官去盈尚常芬公主去逸生后肅宗爲忠
王時納韋元珪女爲孺人旣建太子以孺人爲妃后爲
良娣妃兄堅爲李林甫構死太子懼請與妃絕毀服幽

寬延元年
唐書卷七十七
后妃傳
一
丁未
番亥

一本倚
作助

禁中安祿山反陷于賊至德中薨始妃既絕良娣得專侍太子慧中而辯能迎意傅合玄宗西幸娣與太子從度渭民鄣道乞留復長安太子不聽中人李輔國密啓娣又贊其謀遂定計北趣靈武時軍衛單寡夕次娣必寢前太子曰暮夜可虞且捍賊非婦人事宜少戒對曰方多事若倉卒妾自當之殿下可徐爲計駐靈武產子三日起縫戰士衣太子敕止對曰今豈自養時邪乾元初冊拜淑妃贈其父尚書左僕射姊妹皆封號弟清潛尚大寧延和二郡主遂立爲皇后詔內外命婦悉朝光順門后能宰寵稍稍豫政事與李輔國相倚多以私謁

撓權親蠶苑中羣命婦相禮儀物甚盛二年羣臣上帝尊號后亦諷羣臣尊已號翊聖帝問李揆揆爭不可會月蝕帝以咎在後宮乃止又與輔國謀徙上皇西內端午日帝召見山人李唐帝方擁幼女顧唐曰我念之無怪也唐曰太上皇今日亦當念陛下帝泫然涕下而內制於后卒不敢謁西宮帝不豫后自箴血寫佛書以示誠初建寧王倓數短后於帝上皇在蜀以七寶鞍賜后而李泌請分以賞戰士倓助泌請故后怨卒被譖死繇是太子深畏事后謹甚后猶欲危之然以子侶早世而侗幼故太子得無患寶應九年帝大漸后與內官朱輝

光等謀立越王係而李輔國程元振以兵衛太子，幽后別殿，代宗已立，羣臣白帝請廢為庶人，殺之。清潛與舅竇履信皆流放，支黨伏誅。

肅宗章敬皇后吳氏，濮州濮陽人，父令珪以郕丞坐事死，故后幼入掖廷。肅宗在東宮，宰相李林甫陰構不測，太子內憂，鬢髮斑禿，後入謁，玄宗見不悅，因幸其宮，願廷宇不汛，掃樂器塵蠹，左右無嬪侍，帝愀然謂高力士曰：「兒居處乃爾！」將軍巨使我知乎？詔選京兆良家子五人，虞待太子，力士曰：「京兆料擇人得以藉口，不如取掖廷衣冠子，可乎？」詔可得三人，而后在中，因蒙幸，忽寢厭。

不寤，太子問之，辭曰：「夢神降我，介而劔決我脅，以入，殆不能堪，燭至其文尚隱，然生代宗為嫡皇孫，生之三日，帝臨澡之，孫體孱弱，負姆嫌陋，更取它宮兒以進，帝視之不樂，姆叩頭言非是，帝曰：「非爾所知，趣取兒來。」於是見嫡孫，帝大喜，向日視之，曰：「福過其父。」帝還，盡留內樂，宴具，顧力士曰：「可與太子飲。」一日見三天子，樂哉！后性謙柔，太子禮之甚渥，年十八薨，代宗即位，羣臣請以后祔肅宗廟，乃追尊為皇后，上謚合葬建陵，啓故窆，貌澤若生，衣皆赭色，見者嘆異，謂有聖子之符云。

代宗貞懿皇后獨孤氏，失其何所，人父賴左威衛錄事

參軍天寶中帝爲廣平王時貴妃楊氏外家貴冠戚里
祕書少監崔岫妻韓國夫人以其女女皇孫爲妃妃生
子僖所謂召王者妃倚母家頗驕媚諸楊誅禮寔薄及
薨后以姝豔進居常專夜王卽位冊貴妃生韓王迥華
陽公主大曆十年薨追號爲皇后上謚帝悼思不已故
殯內殿累年不外葬後三年始詔於都左治陵欲朝夕
望見之補闕姚南仲諫而止乃葬莊陵詔宰相常袞爲
哀冊帝於后厚故送終華廣務稱其情袞極道悽婉以
中帝意又詔羣臣爲挽辭帝擇其尤悲者令歌之初后
愛遇第一官其宗叔卓少府監兄良佐太子中允

代宗睿真皇后沈氏吳興人開元末以良家子入東宮
太子以賜廣平王實生德宗天寶亂賊囚后東都掖廷
王入洛復留宮中時方北討未及歸長安而河南爲史
思明所沒遂失后所在代宗立以德宗爲皇太子詔訪
后在亡不能得德宗卽位乃先下詔贈后曾祖士衡太
保祖介福太傅父易直太師弟易良司空易直子震太
尉一日封拜百二十七人詔制皆錦翠池飾以廐馬負
載賜其家易良妻崔入謁帝易服召王韋美人出拜詔
崔勿答建中元年乃具冊前上皇太后尊號帝供張含
元殿具袞冕出自左序立東方羣臣在位帝再拜奉冊

欬歔感咽左右皆泣於是中書舍人高參上議漢文帝
卽位遣薄昭迎太后于代今宜用漢故事令有司擇日
分遣諸沈行州縣物色咨訪以述宣皇帝孝思意冀上
天降休靈命允荅須審知皇太后行在然後遣大臣備
法駕奉迎帝乃以睦王述爲奉迎使工部尚書喬琳副
之昇平公主侍起居使者分行天下故中官高力士女
頗能言禁中事與女官李真一嘗從后游李見高疑問
之含糊不堅而年狀差似后又后嘗削脯哺帝傷左指
高亦嘗剖瓜傷指是時宮中無識后者於是迎還上陽
宮馳以聞帝喜羣臣皆賀力士子知非是具言其情詔

貸之帝謂左右吾寧受百罔冀一得真於是自謂太后
者數矣及索驗左皆辭窮終帝世無聞焉貞元七年詔
贈外高祖琳爲司徒封徐國公爲立五廟以琳爲始祖
詔族子房爲金吾將軍奉其祀憲宗卽位有司建言皇
太后沈氏狀代二十有七年大行皇帝至孝哀思罔極
建中時發明詔遣使者奉迎凡舟車所至罔不逮歲推
月遷參訪理絕請因大行皇帝啓殯詔羣臣爲皇太后
發哀肅章內殿中人奉麻衣置幄坐宮中朝夕上食告
天地宗廟上太皇太后諡冊作神主祔代宗廟備法駕
奉禕衣納于元陵祠室詔曰可

德宗昭德皇后王氏本仕家失其譜系帝爲魯王時納爲嬪生順宗尤見寵禮既卽位冊號淑妃贈其父遇揚州大都督子姓姻出悉得官貞元三年妃久疾帝念之遂立爲皇后冊禮方訖而后崩羣臣太臨三日帝七日釋服將葬后母邠國鄭夫人請設奠有詔祭物無用寓欲祭聽之於是宗室王大臣李晟渾瑊等皆祭自發塗日日奠終發引乃止葬靖陵置令丞如它陵臺立廟奏坤元之舞敕宰相張延賞柳渾等製樂曲帝嫌文不工李紆上諡冊曰大行皇后帝又謂不典並詔翰林學士吳通玄改撰冊曰咨后王氏然議者謂岑文本所上文

德皇后冊言皇后長孫氏爲得禮永貞元年改祔崇陵德宗賢妃韋氏戚里舊族也祖濯尚定安公主初爲良娣德宗貞元四年冊拜賢妃宮壺事無不聽而性敏淑言動有繩矩帝重之後宮莫不師其行帝崩自表留奉崇陵園元和四年薨

順宗莊憲皇后王氏琅琊人祖難得有功名於世代宗時后以良家選入宮爲才人順宗在藩帝以才人幼故賜之爲王孺人是生憲宗王在東宮冊爲良娣后性仁順宮中化其德莫不柔雍順宗卽位疾已縣頓后侍醫藥不少怠將立后会病棘而止憲宗內禪尊爲大上皇

一本
年作十
一年

后元和元年乃上尊號曰皇太后后謹畏深抑外家無
豪絲假貸訓厲內職有古后妃風十年崩年五十四遺
令曰皇太后敬問具位萬物之理必歸於有極未亡人
嬰霜露疾日以衰頓幸終天年得奉陵寢志願獲矣其
何所哀易月之典古今所共皇帝宜三日聽政服二十
七日釋天下吏民令到臨三日止宮中非朝暮臨無輒
哭無禁昏嫁祠祀飲食酒肉已釋服聽舉樂侍醫無加
罪陪祔如舊制有司上諡葬豐陵

憲宗懿安皇后郭氏汾陽王子儀之孫父曖尚昇平公
主實生后憲宗為廣陵王聘以為妃順宗以其家有天
功烈而母素貴故禮之異諸婦是生穆宗元和元年進
冊貴妃八年羣臣三請立為后帝以歲子午忌又是時
後廷多嬖豔恐后得尊位鉗掣不得肆故章報聞罷穆
宗嗣位上尊號皇太后贈曖太尉母齊國大長公主擢
兄釗刑部尚書鏐金吾大將軍后移御興慶宮凡朔望
三朝帝率百官詣宮門為壽或歲時慶問燕饗後宮戚
里內外婦車騎駢壅環珮之聲滿宮帝亦豪矜朝夕供
御務華衍侈大稱后意后嘗幸驪山登覽裴回詔景王
督禁甲從帝自到昭應奉迎留帳飲數日還帝崩中人
有為后謀稱制者后怒曰吾效武氏邪今太子雖幼尚

寬延元年

可選重德爲輔吾何與外事哉敬宗立號太皇太后寶曆倉卒后召江王嗣皇帝位是爲文宗文宗性謹孝事后有禮凡羞菓鮮珍及四方奇奉必先獻宗廟三宮而後御之武宗喜畋游角武林擇五坊小兒得出入禁中它日問后起居從容請曰如何可爲盛天子后曰諫臣章疏宜審覽度可用用之有不可以詢宰相毋拒直言勿納偏言以忠良爲腹心此盛天子也帝再拜還索諫章閱之往往道游獵事自是畋幸稀小兒武林等不復橫賜矣宣宗立於后諸子也而母鄭故侍兒有曩怨帝奉養禮稍薄后鬱鬱不聊與一二侍人登勤政樓將自

隕左右共持之帝聞不喜是夕后暴崩有司上尊諡葬景陵外園太常官王皞請后合葬景陵以主祔憲宗室帝不悅令宰相白敏中讓之皞曰后乃憲宗東宮元妃事順宗爲婦歷五朝母天下不容有異論敏中亦怒周墀又責謂皞終不撓墀曰皞信孤直俄貶皞句容令懿宗咸通中皞還爲禮官申抗前論乃詔后主祔于廟憲宗孝明皇后鄭氏丹楊人或言本爾朱氏元和初李錡反有相者言后當生天子錡聞納爲侍人錡誅没入掖廷侍懿安后憲宗幸之生宣宗宣宗爲光王后爲王太妃及卽位尊爲皇太后太后不肯別處故帝奉養大

明宮朝夕躬省候焉懿宗立尊后爲太皇太后咸通三年帝秦后宴三殿命翰林學士侍立結綺樓下六年崩移仗西內上諡冊葬景陵旁園

穆宗恭僖皇后王氏越州人本仕家子幼得待帝東宮生敬宗長慶時冊爲妃敬宗立上尊號爲皇太后贈后父紹卿司空母張追封趙國夫人文宗時稱寶曆太后大和五年宰相建白以太皇太后與寶曆太后稱號未辨前代詔令不敢斥言皆以宮爲稱今寶曆太后居義安殿宜曰義安太后詔可會昌五年崩有司上諡葬光陵東園

穆宗貞獻皇后蕭氏閩人也穆宗爲建安王后得待生文宗文宗立上尊號曰皇太后初后去家入長安不復知家存亡惟記有弟帝爲訪之俄有男子蕭洪因后姊壻呂璋白見之太后謂得真弟悲不自勝帝拜洪金吾將軍出爲河陽三城節度使稍徙鄜坊始節度自神策出者舉軍爲叛裝因三倍取償洪所代未及償而死軍中併責償於洪洪不許左軍中尉仇士良憾之會闕有男子蕭本又稱太后弟士良以聞自鄜坊召洪下獄按治乃代人詔流驩州不半道賜死擢本贊善大夫寵贈三世帝以爲真不淹旬賜累鉅萬然太后真弟庸輒莫

能自達本給得其家系士良主之遂聽不疑歷衛尉卿
金吾將軍會福建觀察使唐扶上言泉州男子蕭弘自
言太后弟御史臺參治非是昭義劉從諫又爲言請與
本辯有詔三司高元裕孫簡崔郇雜問乃皆妄本流愛
州弘儋州而太后終不獲弟初大和中懿安太后居興
慶宮寶曆太后居義安殿后居大內號三宮太后帝每
五日問安及歲時慶謁率繇複道至南內羣臣及命婦
詣宮門候起居有司獻四時新物送三宮亦稱賜帝曰
上三宮何可言賜遽索筆滅賜爲奉開成中正月望夜
帝御咸泰殿大然燈作樂迎三宮太后奉觴進壽禮如

家人諸王公主皆得侍武宗時徙積慶殿又號積慶太
后大中元年崩上今諡
穆宗宣懿皇后韋氏失其先世穆宗爲太子后得待生
武宗長慶時冊爲妃武宗立妃已亡追冊爲皇太后上
尊諡又封后二女弟爲夫人有司奏太后陵宜別制號
帝乃名所葬園曰福陵既又問宰相葬從光陵與但祔
廟孰安奏言神道安於靜光陵因山爲固且二十年不
可更穿福陵崇築已有所當遂就臣等請奉主祔穆宗
廟便帝乃下詔朕因誕日展禮于太皇太后謂朕曰天
子之孝莫大於承續今穆宗皇帝虛合享之位而宣懿

舊書 作華下 傲之 諸妹作 四妹 舊書 宣文君 作韋逞 母宣文 君宋氏

太后實生嗣君當以祔廟繇是奉后合食穆宗室
尚宮宋若昭貝州清陽人世以儒聞父廷芬能辭章生
五女皆警慧善屬文長若莘次若昭若倫若憲若荀若
昭文尤高皆性素潔鄙薰澤靚妝不願歸人欲以學名
家家亦不欲與寒鄉凡裔為姻對聽其學若莘誨諸妹
如嚴師著女論語十篇大抵準論語以韋宣文君代孔
子曹大家等為顏冉推明婦道所宜若昭又為傳申釋
之貞元中昭義節度使李抱真表其才德宗召入禁中
試文章并問經史大誼帝咨美悉留宮中帝能詩每與
侍臣賡和五人者皆預凡進御未嘗不蒙賞又高其風

舊書 封梁國 夫人賈 曆初卒 持葬詔 所司供 鹵簿

操不以妾侍命之呼學士擢其父饒州司馬習藝館內
教賜第一區加穀帛元和末若莘卒贈河內郡君自貞
元七年祕禁圖籍詔若莘總領穆宗以若昭尤通練拜
尚宮嗣若莘所職歷憲穆敬三朝皆呼先生后妃與諸
王主率以師禮見寶曆初卒贈梁國夫人以鹵簿葬若
憲代司祕書文宗尚學以若憲善屬辭粹論議尤禮之
大和中李訓鄭注用事惡宰相李宗閔譖言因駙馬都
尉沈彥厚賂若憲求執政帝怒幽若憲外第賜死家屬
徙嶺南訓注敗帝悟其讒追恨之若倫若荀早卒廷芬
男獨愚不可教為民終身

寬延元年

敬宗貴妃郭氏右威衛將軍義之子失義何所人長慶時后以容選入太子宫太子即位為才人生晉王普帝以早得子又淑麗冠後廷故寵異之踰年為貴妃贈義禮部尚書兄環少府少監賜大第文宗立愛晉王若已子待妃禮不衰亡其薨年

武宗賢妃王氏邯鄲人失其世年十三善歌舞得入宮中穆宗以賜穎王性機悟開成末王嗣帝位妃陰為助畫故進號才人遂有寵狀纖頰頗類帝每畋苑中才人必從袍而騎校服光侈略同至尊相與馳出入觀者莫知孰為帝也帝欲立為后宰相李德裕曰才人無子且

家不素顯恐詒天下議乃止帝稍惑方士說欲餌藥長年後寢不豫才人每謂親近曰陛下日燎丹言我取不死膚澤消槁吾獨憂之俄而疾侵才人侍左右帝熟視曰吾氣奄奄情慮耗盡顧與汝辭荅曰陛下大福未艾安語不祥帝曰脫如我言柰何對曰陛下萬歲後妾得以殉帝不復言及大漸才人悉取所常貯散遺宮中審帝已崩即自經幄下當時嬪媛雖常妬才人專上者返皆義才人為之感慟宣宗即位嘉其節贈賢妃葬端陵之栢城

宣宗元昭皇后龜氏不詳其世少入邸最見寵荅及即

位以為美人大中中薨贈昭容詔翰林學士蕭寘銘其
 窆其載生鄆王萬壽公主後夔昭等五王居內院而鄆
 獨出閣及即位是為懿宗外頗疑帝非長寘出銘辭以
 示外廷乃解帝追冊昭容為皇太后上尊諡詔后二等
 以上親悉官之配主宣宗廟自建陵曰慶陵置宮寢
 懿宗惠安皇后王氏亦失所來咸通中冊號貴妃生普
 王七年薨十四年王即位是為僖宗追尊皇太后冊上
 諡號祔主懿宗廟即其園為壽陵后屬總以上帝悉官
 之

懿宗淑妃郭氏幼入鄆王邸宣宗在位春秋高惡人言

立太子事王以嫡長居外宮心常憂揣妃護待左右慰
 安起居終得無恙生女未能言忽曰得活王驚異之及
 即位以妃為美人進拜淑妃女為同昌公主下嫁韋保
 衡處內宅妃以主故出入娛飲不禁是時譁言與保衡
 亂莫得其端僖宗立保衡緣它罪為人所發且汗舊謗
 卒貶死妃猶處禁中黃巢之難天子出蜀倉卒妃不及
 從遂流落閭里不知所終

懿宗恭憲皇后王氏其出至微咸通中列后庭得幸生
 壽王而卒王立是為昭宗追號皇太后上諡祔主懿宗
 室即故葬號安陵召后弟瓌官之景福初瓌位任寔重

帝亦以外家倚之爲中尉楊復恭所媚表爲黔南節度使瓌之鎮道吉栢江復恭密喻楊守亮覆其家

昭宗皇后何氏梓州人系族不顯帝爲壽王后得待婉麗多智恩答厚甚既卽位號淑妃從狩華州詔冊爲皇后光化三年帝獵夜歸后遣德王還邸遇劉季述留王紫廷院明日季述等挾王陳兵召百官脅帝內禪后恐賊臣加害天子卽取璽授季述與帝同幽東宮賊平反正天復中從帝駐鳳翔李茂貞請帝勞軍不得已后從御南樓會朱全忠逼帝東遷后謂帝曰此後大家夫婦委身賊手矣涕數行下帝奔播旣屢威柄盡喪左右皆

悍逆庸奴后侍膳服無須臾去側至洛帝憂忽忽與后相視無死所已而遇弑哀帝卽位尊爲皇太后宮中不敢哭徙居積善宮號積善太后帝將禪天下后亦遇害初蔣玄暉爲全忠邀九錫入喻后度不免見玄暉垂泣祈哀以母子託命宣徽使趙殷衡譖於全忠曰玄暉等銘石像瘞積善宮將復唐全忠怒遂遣縊后以醜名加之廢爲庶人

唐書卷七十七終

唐書卷七十八 宗室列傳第三

宋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龍圖閣學士朝請大

夫守尚書吏部即充集賢殿脩撰臣宋祁奉 敕撰

日本安藝州儒臣 堀正脩身之甫 校訂

太祖八子長延伯次真次世祖皇帝次璋次繪次禕次
蔚次亮

南陽公延伯蚤薨無嗣高祖武德中與六王同追封

譙王真從太祖戰歿無嗣

畢王璋仕周為梁州刺史與趙王祐謀殺隋文帝不克

死生二子曰韶曰孝基韶死隋世武德時追封東平王

生子道宗

江夏郡王道宗字承範高祖即位授左千牛備身略陽郡公裴寂與劉武周戰度索原寂敗賊逼河東道宗年十七從秦王討賊王登玉壁城以望謂道宗曰賊怙衆欲戰爾計謂何對曰武周席勝剡然鋒未可當正宜以計摧之且烏合之衆憚持久若堅壁以頌其銳須食盡氣老可不戰禽也王曰而意與我合既而賊糧匱夜引去追戰滅之出爲靈州總管時梁師都弟洛仁連突厥兵數萬傳于壘道宗閉城守伺隙出戰破之高祖謂裴寂曰昔魏任城王彰有郤敵功道宗似之因封任城王

舊書略
上有封
字

舊書洛
仁作洛
兒

始突厥郁射設入居五原道宗逐出之震耀威武斥地羸千里貞觀元年召拜鴻臚卿遷大理太宗方經略突厥復授靈州都督二年爲大同道行軍總管助李靖破虜親執頡利可汗賜封六百戶還爲刑部尚書吐谷渾寇邊靖出崑丘道詔與侯君集爲靖副賊聞兵且至走嶂山數千里諸將欲止獨道宗請窮追靖曰善君集未從道宗以單師進去大軍十日及之吐谷渾拒險殊死關道宗陰引千騎超山乘其後賊驚遂大潰徙封江夏授鄂州刺史久之坐貪贓帝聞怒曰朕提四海之富士馬若林如使轍跡環天下游觀不度采絕域之玩海表

寬延元年

唐書卷八

列傳

下村翻刻

舊書
作部

之珍願不得邪特以勞民自樂不爲也人心無藝當以
誼制之今道宗已王稟賜多而貪不止願不鄙哉乃免
官削封戶以王就第明年召爲茂州都督未行拜晉州
刺史遷禮部尚書侯君集破高昌還頗怨望道宗嘗從
容奏言君集智小言大且爲戎首帝問所以知必反者
對曰見其忌而矜功耻爲房李下官尚書常鬱鬱不平
帝曰君集誠有功材無不堪朕寧惜爵位邪第未及耳
不宜輕億度使自猜危既君集反帝笑曰如公素揣帝
將討高麗先遣營州都督張儉輕騎度遼窺形勢儉畏
不敢深入道宗請以百騎往帝許之約其還曰臣請二

十日行留十日覽觀山川得還見天子因秣馬束兵旁
南山入賊地相易險度營陣便處將還會高麗兵斷其
路更走間道謁帝如期帝曰賁育之勇何以過賜金五
十斤絹千疋乃詔與李勣爲前鋒濟遼拔蓋牟城會賊
救至道宗與總管張君乂領騎裁四千虜十倍皆欲浚
溝保險須帝至道宗曰賊遽來其兵必疲我一鼓摧之
固矣昔耿弇不以賊遺君父吾爲前軍當清道迎乘輿
尚何待勣善之選壯騎數十突進賊營左右出入勣合
擊大破之帝至咨美賜奴婢四十口乃築拒圍攻安市
城圍毀傳城道宗失部分反爲賊據帝斬其果毅傳伏

寬延元年

列傳

愛道宗跣行請罪帝曰漢武帝殺王恢不如秦穆公赦孟明遂置不問在陣傷足帝親加砭治賜御膳還以疾辭劇就閑改太常卿高祖永徽初房遺愛以反誅長孫無忌褚遂良與道宗有宿怨誣與遺愛善流象州道病薨年五十四無忌等得罪詔復爵邑道宗晚好學接士大夫不倨于貴國初宗室唯道宗孝恭為最賢子景恒封盧國公相州刺史道宗弟道興武德初爵廣寧郡王以屬疏降封縣公貞觀九年為交州都督以南方瘴癘恐不得年頗忽忽憂悵卒于官贈交州都督永安壯王孝基武德初得王歷陝州總管鴻臚卿以罪

書墓
作武周

奪官二年劉武周寇太原夏人呂崇茂以縣應賊詔孝基為行軍總管攻之工部尚書獨孤懷恩內史侍郎唐儉陝州總管于筠隸焉筠請急攻城絕外援且當有變時懷恩挾異計給說孝基曰夏城堅攻之引日宋金剛在近內拒外疆一敗塗地不如頓兵待秦王破賊則夏自孤此謂不戰而屈人也孝基謂然會尉遲敬德至與崇茂夾攻官師遂大敗孝基及筠等皆執於賊謀亡歸為賊所害高祖為發哀優賜其家晉陽平購尸不獲招魂以葬贈左衛大將軍及諡無子以兄子道立嗣封高平王後降封縣公終陳州刺史曾孫油

寬延元年

舊書曰
渭上言
涵父名
少康今

涵簡素忠謹為宗室雋累授贊善大夫郭子儀表為關
內鹽池判官肅宗至平涼未知所從朔方留後杜鴻漸
等條士馬倉廩使涵奉牋馳謁肅宗涵既見敷奏明辯
肅宗悅除左司員外郎再遷宗正少卿寶應初河朔平
涵方母喪奪哀持節宣慰所至州縣非公事未嘗言蔬
飯水飲席地以暝使還固請終制代宗見其癯毀許之
服除擢給事中遷兵部侍郎朱希彩殺李懷仙復宣慰
河北還為浙西觀察使居五歲入朝拜御史大夫京畿
觀察使德宗嗣位以涵和易無所繩舉除太子少傅山
陵副使以父諱徙光祿卿未幾遷左散騎常侍以尚書

管名犯
諱恐非
禮典

右僕射致仕累封襄武縣公卒贈太子太保子鰮貞元
初為饒州別駕妾高以善歌入宮鰮因御醫許沐通書
坐誅雍王繪為隋夏州總管子贄追爵河南王生道玄
淮陽壯王道玄性謹厚習技擊然進止都雅武德初例
王年十五從秦王擊宋金剛於介州先登王壯之賞予
良厚討王世充戰多寶建德屯虎牢王輕騎致賊遣道
玄伏以待賊至走之轉戰汜水登南坂貫賊陣出其背
復引還賊皆靡所發命中王喜以副騎給之每赴敵飛
矢著身如蝟氣益厲東都平為洛州總管府廢更授刺
史俄為山東道行軍總管討劉黑闥以多見褒黑闥再

寬延元年

唐書卷五十四 列傳 四 下村翻亥

亂道玄率史萬寶戰下博越濼馳約萬寶繼進萬寶素少之不肯前曰吾被詔以王兒子名大將而軍進退實在我今其輕鬪若大軍竭馳必陷濼莫如以王啗賊我結陣待之雖不利王而利國也道玄遂戰歿年十九萬寶為賊所乘舉軍潰身獨免太宗追悼曰自兵興兒常從我每見我深入輒克故慕之惜其少遠圖不究哀哉因流涕贈左驍衛大將軍及諡無子以弟道明嗣王遷左驍衛大將軍貞觀十四年與武衛將軍慕容寶節送弘化公主於吐谷渾坐漏言主非帝女奪王終鄆州刺史六世孫漢

種書為 人剛略 類愈作 剛許亦 類愈 又波斯 賈人李 蘇沙獻 沈香亭 子材

漢字南紀少事韓愈通古學屬辭雄蔚為人剛略類愈愈愛重以子妻之擢進士第遷累左拾遺敬宗修宮室舩賈獻沈香亭材帝受之漢諫曰以沈香為亭何異瑤臺瓊室乎是時王政謬僻漢言切多所救補坐婞許出佐興元幕府文宗立召為屯田員外郎史館脩撰論次憲宗實錄書宰相李吉甫事不假借子德裕惡之會李宗閔當國擢知制誥稍進御史中丞吏部侍郎初德裕貶袁州漢助為排擠後德裕復輔政漢坐宗閔黨出為汾州刺史宗閔再逐改州司馬詔有司不二十年不得用然不數歲徙絳州長史遂不復振太中時召拜宗正

寬延元年

少卿卒始漢為中丞表孔溫業為御史及漢晚見召溫業已為中丞每燕集人以為榮

郇王禕為隋上儀同三司生子叔良德良幼良長平肅王叔良武德初例王鎮涇州捍薛仁果仁果內史令翟長孫以眾降於是大饑米斗千錢叔良不恤士損糧以漁利下皆怨仁果知之陽言食盡去遣高墟人詭降叔良遣驃騎劉感受之未至城三烽發仁果兵自南原譟而還大戰百里細川感為賊執叔良懼悉出金勞軍委事於長孫乃克安久之突厥入寇詔叔良率五將軍擊之中流矢道薨贈左翊衛大將軍靈州總管子孝協嗣

孝協始王范陽俄降為郇國公魏州刺史麟德中坐賊抵死司宗卿隴西王博義等為言於高宗求貸帝不許遂自殺弟孝斌為原州都督府長史生子思訓為江都令武后多殺宗室思訓棄官去中宗復位以耆舊擢宗正卿封隴西郡公歷益州都督府長史開元初進彭國公加戶滿四百進右武衛大將軍卒贈秦州都督陪葬橋陵思訓善畫世所謂李將軍山水者弟思誨為揚州參軍事子林甫自有傳

畫畫
作丹青
而世已
下九字
作迄今
繪事者
推李將
軍山水

新興郡王德良少以疾不任職薨贈涼州都督孫晉先

天中為雍州長史治有名龔王坐豫太平公主謀被誅

寬延元年

改氏厲晉就刑僚吏犇解唯司功參軍李撝從王如它日晉死哭其尸盡哀姚元崇歎曰樂向儔邪擢為尚書郎

長樂郡王幼良資暴急高祖數曉勅不悛有盜其馬者輒殺之帝怒曰盜信有罪王而專殺可乎詔禮部尚書李綱召宗室即朝堂杖之百乃釋去為涼州都督嘯不逞為左右市里苦之太宗立或告王陰養士交境外詔中書令宇文士及往代并按狀士及繩之急左右恐欲劫王由間道趨長安自明不即北奔突厥士及露劾帝復遣待御史孫伏伽鞠視無異辭遂賜死六世孫回別

傳

蔡烈王蔚為周朔州總管生子安哲

西平懷王安仕隋為右領軍大將軍封趙公武德時例王生子琛孝恭瑛瓌

襄武郡王琛字仲寶木訥少文隋義寧初封襄武郡公與太常卿鄭元壽持女伎聘突厥始畢可汗約和親始畢禮之贈遺蕃渥遣骨吐祿特勒隨琛入獻授刑部侍郎武德初始王歷利蒲絳三州總管宋金剛陷澮州稽胡多叛詔琛鎮隰州政寬簡為夷夏愛便薨子儉襲王例降為公

寬延元年

唐書卷七十八

列傳

八

下村翻刻

河間元王孝恭少沈敏有識量高祖已定京師詔拜山南招尉大使徇巴蜀下三十餘州進擊朱粲破之俘其衆諸將曰粲徒食入擊賊也請阮之孝恭曰不然今列城皆吾寇若獲之則殺後渠有降者乎悉縱之繇是騰檄所至輒下明年拜信州總管承制得拜假當是時蕭銑據江陵孝恭數進策圖銑帝嘉納進王趙郡以信州爲夔州乃大治舟艦肄水戰會李靖使江南孝恭倚其謀遂圖江陵盡召巴蜀首領子弟收用之外示引擢而內實質也俄進荆湘道總管統水陸十二軍發夷陵破銑二鎮縱戰艦放江中諸將曰得舟當濟吾用棄之反

資賊柰何孝恭曰銑之境南際嶺左薄洞庭地險士衆若城未拔而援至我且有內外憂舟雖多何所用之今銑瀕江鎮戍見艦舫蔽江下必謂銑已敗不卽進兵覘候往返以引救期則吾旣拔江陵矣已而救兵到巴陵見船疑不進銑內外阻絕遂降帝悅遷荆州大總管詔圖破銑狀以進孝恭治荆爲置屯田立銅冶百姓利之遷襄州道行臺左僕射時嶺表未平乃分遣使者綏輯安慰其款附者四十有九州朝廷號令暢南海矣未幾輔公柘反寇壽陽詔孝恭爲行軍元帥討之引兵趨九江李靖李勣黃君漢張鎮州盧祖尚皆稟節度將發大

饗士枯水變爲血坐皆失色孝恭自如徐曰禍福無基
唯所召爾願我不負於物無重諸君憂公祐禍惡貫盈
今杖威靈以問罪枯中血乃賊臣授首之祥乎盡飲罷
衆心爲安公祐將馮惠亮等拒嶮邀戰孝恭堅壁不出
遣奇兵絕饗道賊饑夜薄營孝恭臥不動明日使羸兵
扣賊壘挑之祖尚選精騎陣以待俄而兵卻賊追北且
驚退祖尚軍薄戰遂大敗惠亮退保梁山孝恭乘勝破
其別鎮賊赴水死者數千計公祐窮棄丹陽走騎窮追
生禽之江南平璽書褒美賜甲第一區女樂二部奴婢
七百口寶玩不貲進授東南道行臺左僕射行臺廢更

爲揚州大都督孝恭再破巨賊北自淮東包江度嶺而
南盡統之欲以威重夸遠俗乃築第石頭城陳廬徽自
衛或誣其反召還頗爲憲司鑄詰旣無狀赦爲宗正卿
賜實封千二百戶歷涼州都督晉州刺史貞觀初爲禮
部尚書改王河間性奢豪後房歌舞伎百餘然寬恕退
讓無矜伐色太宗用是親重之宗室莫比也嘗謂人曰
吾所居頗壯麗非吾心也當別營一區令粗足充事而
已吾歿後子也才易以守不才不爲它人所利十四年
中飲暴薨年五十帝哭之慟贈司空揚州都督及謚陪
葬獻陵始隋亡盜賊遍天下皆太宗身自討定謀臣驍

舊書當
下有費
之二字
無足字

高祖元年

卷之七

七

卷之七

帥並隸麾下無特將專勲者惟孝恭獨有方面功以自見云子崇義晦崇義嗣王降封譙國公歷蒲周二州刺史益州都督府長史有威名終宗正卿晦乾封中爲營州都督以治狀聞璽書勞賜遷右金吾將軍檢校雍州長史摧擿姦伏無留隱吏下畏之高宗將幸洛詔晦居守謂曰關中事一以屬公然法令牽制不可以成政法令外苟可以利人者行之毋須以聞故晦治有異績武后時遷秋官尚書卒贈幽州都督初晦第起觀閣下臨肆區其人候晦曰庶人不及以禮然室家之私不願外窺今將辭公晦驚遽毀徹之子榮奉吳王恪祀

濟北郡王瑒武德中爲尚書左丞例王終始州刺史漢陽郡王瓌始爲郡公進主高祖使持幣遺突厥頡利可汗言和親事頡利始見瓌倨甚瓌開說示以厚幣乃大喜改容加禮因遣使隨入獻名馬後復聘頡利謂其下曰前瓌來悔不少屈之當使拜我瓌伺知之旣見頡利卽長揖頡利怒留不遣瓌意象自若不爲屈虜知不可劫卒以禮遣遷左武侯將軍代孝恭爲荊州都督政務清靜嶺外酋豪數相攻瓌遣使諭威德皆如約不敢亂後例爲公長史馮長命者嘗爲御史大夫素貴事多專決瓌怒杖之坐免起爲宜州刺史散騎常侍薨

濟南郡王哲為隋柱國備身將軍追王子瑗

盧江郡王瑗字德圭武德時例王累遷山南東道行臺右僕射與河間王孝恭合討蕭銑無功更為幽州都督瑗素懦朝廷恐不任職乃以右領軍將軍王君廓輔行君廓故盜也其勇絕人瑗倚之許結婚寄心腹時隱太子有陰謀厚結瑗太子死太宗令通事舍人崔敦禮召瑗瑗懼有變君廓內險賊欲以計陷瑗而取已功即謂瑗曰事變未可知大王國懿親受命守邊擁兵十萬而從一使者召乎且趙郡王前已屬吏今太子齊王又復爾大王勢能自保邪因泣瑗信之曰以命累公乃囚敦

作齊

禮勒兵召北燕州刺史王詵與計事兵曹參軍王利涉說瑗曰王今無詔擅發兵則反矣當須權結衆心若諸刺史召之不至將何以全瑗曰奈何對曰山東豪傑嘗為竇建德所用今失職與編戶吏此其思亂若旱之望雨王能發使使悉復舊職隨在所募兵有不從得輒誅之則河北之地可呼吸而有然後遣王詵外連突厥繇太原南趨蒲絳大王整駕西入關兩軍合勢不旬月天下定矣瑗從之以內外兵悉付君廓利涉以君廓多翻覆請以兵屬詵瑗猶豫君廓密知之馳斬詵首詢于軍曰李瑗與王詵反錮敕使擅追兵今詵已斬獨瑗在無

寬延元年

能爲也諸君從之且族滅助我者富貴可得衆曰願討賊乃出敦禮于獄瑗聞之幸左右數百被甲出君廓呼曰瑗諄亂諸君皆誑誤若何從之以取夷戮衆反走瑗罵君廓曰小人賣我行自及卽禽瑗綏之傳首京師廢爲庶人絕屬籍

鄭孝王亮仕隋爲海州刺史追王生子神通神符

淮安靖王神通少輕俠隋大業末在長安會高祖兵與吏逮捕亡命入鄆南山與豪英史萬寶裴勣柳崇禮等舉兵應太原約司竹賊帥何潘仁連和進與平陽公主兵合狗鄆下之自署關中道行軍總管以萬寶爲副勣

爲長史崇禮爲司馬令狐德棻爲記室從平京師爲宗正卿典兵宿衛王未康郡俄徙淮安武德初拜山東安撫大使黃門侍郎崔幹副之進擊宇文化及于魏化及敗走聊城神通追比賊糧盡願降神通不肯受幹請納之神通曰師久暴露今賊食盡克不旦暮正當破之以王帛酬戰力若降吾何所藉手幹曰竇建德危至而化及未平我轉側兩賊間勢必危王又貪其王帛敗不日神通怒囚幹軍中會士及自濟北餽軍化及復振神通進兵薄其壘貝州刺史趙君德先登板堞神通忌其功止軍不進君德怒詬而還城復堅神通遣兵走魏州取

攻具爲華人所乘引却後二日建德拔聊城勢遂張山東州縣靡然歸之神通麾下多亡乃退保黎陽依李世勤俄爲建德所虜後與同安公主自賊歸及建德滅復授河北行臺左僕射從平劉黑闥遷左武衛大將軍薨贈司空神通十一子得王者七人道彥孝譽孝同孝慈孝友孝節孝義皆降王孝逸爵公孝銳不得封有子齊物顯

膠東郡王道彥幼孝謹初神通避吏于鄆被疾山谷間累旬食盡道彥羸服丐人間或採野實以進神通未食不敢先卽有所分辭以飽乃藏弃以待高祖初封義興

郡公例得王貞觀初爲相州都督徙岷州以父喪解荷王就墳躬蒔松柏偃廬柴毀雖親友不復識太宗嗟歎敕侍中王珪臨諭服除復拜岷州都督間遣入党項諭國威靈區落降從李靖擊吐谷渾詔道彥爲赤水道總管帝厚以利啖党項使爲鄉導其酋拓拔赤辭詣靖自言隋擊吐谷渾我資其軍而隋無信反見仇剽今將軍若無心我願資糧將復如隋乎諸將與歎血遣之道彥至闊水見無備因掠其牛羊諸羌怨卽引兵障野狐峽道彥不得進爲赤辭所乘軍大敗死者數萬退保松州詔減死謫戍邊久之召爲媯州都督卒贈禮部尚書初

寬延元年

唐書卷七

列傳

一百

下村

武德五年同封者孝譽爲高密王孝同淄川王孝慈廣
平王孝友河間王孝節清河王孝義膠西王於是唐始
興務廣支蕃鎮天下故從昆弟子凡勝衣以上皆爵郡
王太宗卽位舉屬籍問大臣曰盡王宗子於天下可乎
封德彝曰漢所封惟帝子若親昆弟其屬遠非大功不
王如周郇滕漢賈澤尚不得茆土所以別親疏也先朝
一切封之爵命崇而力役多以天下爲私奉非所以示
至公帝曰朕君天下以安百姓不容勞百姓以養已之
親於是疏屬王者皆降爲公唯嘗有功者不降故道彥
等並降封公

孝逸少好學頗屬文始封梁郡公高宗時四遷益州太
都督府長史武后擅國入爲左衛將軍親遇之徐敬業
稱兵以孝逸爲左玉鈐衛大將軍揚州行軍大總管帥
師南討至淮而敬業已攻潤州遣弟敬猷壁淮陰僞將
韋超據都梁山以拒孝逸超衆憑險完屯孝逸會諸將
議曰賊今負山攻則士無所用力騎不得騁寇救死傷
夷必衆不如偏旅綴之全軍趨揚州勢不數日可破支
度使薛克構曰超雖據險然兵少若置小敵不擊無以
示威披衆以守則戰有關捨之則後憂不如擊之若克
超淮陰自震淮陰破楚諸縣開門候官軍矣由是以趨

禮書按
本作加

下
有
字

舊書承
嗣又使
人誣生
任益列
當自解
逸字云
走遠者
者常在
月中月
既近天
含有天
分

江都逆首可取孝逸從之登山急擊超殺數百人薄暝
解超夜走進擊敬猷淮陰破之敬業回軍下阿溪孝逸
引兵直度敬業大敗遂拔揚州以功進鎮軍大將軍徙
封吳國公威名稜然武承嗣等忌之以讒下遷施州刺
史又使人騰惡語聞上武后信之以嘗有功貸死流儋
州薨景雲初贈金州大都督孝同曾孫國貞
國貞父廣業為劍州長史國貞剛鯁有利才乾元中由
長安令遷河南尹史思明寇東都李光弼壁河陽國貞
率官吏西走陝數月召為京兆尹上元初拜劍南節度
使召為殿中監以戶部尚書持節朔方鎮西北庭興平

陳鄭節度行營兵馬及河中節度都統處置使治于絳
尋加晉絳慈隰沁等州觀察處置使既至糧乏而所儲
陳腐民貧不忍遽歛上書以聞而軍中謹謗突將王振
乘衆怨給曰具春鋪以待役事衆皆怒夜燒牙門左右
奔告請避之國貞曰吾被命為將其可棄城乎固請乃
逃獄中振引衆劫取之置食其前曰食是而役其力可
乎國貞曰與爾等方討賊何事役為正緣儲食腐儉已
請諸朝吾何所負衆服其言且引去振曰都統不死吾
曹殆矣遂害之拜殺其二子及三大將有詔以郭子儀
代之國貞清白善用法世稱辦吏然峻於操下故其衆

竟延元年

唐書卷七十一 列傳 十五 下 本 翻 亥

思得子儀而振因肆其惡及子儀至振自謂且見德子儀怒曰汝臨賊境而害主將賊若乘虛是無絳矣又欲為功乎即斬以徇詔贈國貞揚州大都督子錡自有傳孝節曾孫嵩少孤事母孝始為枝江丞荆州長史張柬之曰帝宗千里駒吾得其人累擢衛尉少卿居母喪柴瘠訖除家人未嘗見言笑與兄昇弟暈相友開元初為汝州刺史政嚴簡有治稱昆弟繇東都候之輒羸服往州人無知者其清慎舉如此四遷至黃門侍郎檢校太原以北諸軍節度使太原俗為浮屠法者死不葬以尸棄郊飼鳥獸號其地曰黃坑有狗數百頭習食齒頰為

以下八
字作中
明禮憲
期不必
犯
書時吏
兵部尚
書時吏
部告身
印與曹
印文同
行用
雜難以
區分高
奏請准
司勳兵
部印文
例加官
告兩字

人患吏不敢禁嵩至遣捕羣狗殺之申厲禁條約不再犯遂革其風二十一年以工部尚書持節使吐蕃既還金城公主請明疆場表石赤嶺上盟遂堅定還以奉使稱指再遷吏部尚書美風儀以莊重稱當時有宰相望累為太子少傅武都縣伯卒贈益州大都督暈至太僕少卿暈子進亦知名好從當世賢士游調人之急累擢給事中至德初從廣平王東征以工部侍郎署雍王元帥府行軍司馬為回紇鞭之幾死遷兵部卒贈禮部尚書孝節四世孫說字巖甫父遇及天寶時為御史中丞東畿採訪使說以蔭補率府兵曹參軍馬燧節度太原辟

寬延元年

唐書卷七十八

列傳

其

七

六

署少尹遷汾州刺史李自良代燧復奏爲少尹大將張
瑤得士心嘗請告未許而自良卒說與監軍王定遠祕
其喪前給瑤告以毛朝陽代之然後告喪詔以通王爲
節度大使授說行軍司馬節度留後定遠自以有勞於
說頗橫恣請別賜印監軍有印自定遠始於是擅補吏
易置諸將彭令茵者以久勞不服定遠怒殺之埋馬屎
中其家請尸不許舉軍怨說上其事德宗以奉天扈從
功怒死免官詔未至定遠謀刺說說走而免定遠召諸
將出笥中詔書給曰詔以李景略知留後召說還公等
皆有除諸將欲拜大將馬良輔呼曰妄言也不可受定

遠懼走乾陽樓召麾下皆不至自投下死說盡斬同謀
者乃安擢說檢校禮部尚書節度使累封隴西縣男說
精于職築天成軍邊備積完晚被疾不能事軍幾亂卒
贈尚書右僕射

齊物字道用天寶初擢累陝州刺史開砥柱通漕路發
重石下得古鐵戟若鏃然銘曰平陸上之詔因以名縣
遷河南尹坐與李適之善貶竟陵太守還遷京兆尹太
子大傅兼宗正卿卒贈太子大師性苛察少恩喜發人
私然繁廉自喜吏無敢欺者忿陝尉裴冕械而折愧之
及冕當國除齊物太子賓客世善冕能損怨云子復

舊書教
民作陶
瓦作勸
道吉姓
今變家
屋為瓦
會

復字初陽以蔭仕累為江陵司錄參軍衛伯玉才之表
江陵令遷少尹歷饒蘇二州刺史李希烈叛荆南節度
使張伯儀數為賊窘朝廷以復在江陵得士心即母喪
奪為少尹充行軍司馬佐伯儀會伯儀罷改容州刺史
兼本管招討使先是西原亂吏獲反者沒為奴婢長役
之復至使訪親戚一皆原縱在容三年人賴以安轉嶺
南節度使時安南經略使高正平張應繼卒其佐李元
度胡懷義等因阻兵脅州縣肆為姦賊復至誘懷義杖
死流元度南裔肅然教民作陶瓦鑄諭蠻獠收瓊州置
都督府以綏定其人召拜宗正卿歷華州刺史貞元十

年鄭滑節度使李融卒軍亂以復檢校兵部尚書代融
節度復下令墾營田以稟其軍而賦不及民眾悅加檢
校尚書右僕射卒年五十九贈司空諡曰昭復更方鎮
所在稱治然頗嗜財為世所譏從父若水為左金吾大
將軍兼通事舍人容貌瓌偉在朝二十年多識舊儀每
宣勞揖贊進止閑華有可觀者

襄邑恭王神符字神符少孤事兄謹高祖興兵神符留
長安為衛文昇所囚京師平封安吉郡公帝受禪例王
遷并州總管頡利可汗盜邊神符與戰汾東斬級五百
獲馬二千又戰沙河獲乙利達官得可汗所乘馬及鎧

寬延元年

召爲大府卿遷揚州大都督自丹陽度江治隋江都故郡揚人利之然少威嚴不爲下所畏累擢宗正卿以足不良改光祿大夫歸第月給羊酒太宗就第尉問又令乘小輿入紫微殿三衛挾輿以升遷開府儀同三司未徽二年薨年七十三贈司空荊州都督陪葬獻陵子七人並爵郡王例降公惟德懋文暕知名德懋官少府監臨川郡公五世孫從晦文暕幽州都督魏國公垂拱中坐累貶藤州別駕誅子挺捷捷襲封挺曾孫程捷曾孫石別傳從晦祖模仕至德中爲猗氏令史思明陷洛陽賊師掠諸縣模率衆拒平之稍遷黔中觀察使終太子

賓客贈太子太保諡曰敬從晦寶曆初及進士第擢累太常博士甘露之禍御史中丞李孝本被誅從晦以族昆弟貶朗州司戶參軍改澶王府諮議分司東都忌者重發前坐下遷亳州司馬久乃轉吏部郎中兼侍御史知雜事出爲常州刺史鎮海軍節度使李琢表其政賜金紫歷京兆尹工部侍郎山南西道節度使又以最就進銀青光祿大夫卒年六十三贈吏部尚書從晦姿質偉岸所至以風力聞少與崔龜從李景讓裴休善獎自後進名知入揚收方布衣進謁從晦一見如雅識卽待以公輔後果宰相

世祖四子長曰澄次湛次洪次高祖神堯皇帝
梁王澄蚤薨無嗣武德初與二王同追封

蜀王湛生子博又奉慈

隴西恭王博又武德初與奉慈例王高宗時擢累禮部
尚書特進驕侈不循法度伎妾數百曳羅純甘梁肉放
於聲樂以自娛其弟奉慈亦荒縱皆為帝所鄙嘗曰吾
仇人有善且用之况親戚乎王等昵小人專為不軌先
王墳典不聞學何以為善哉各賜市書絹二百疋以愧
切之然不自克也薨贈開府儀同三司荊州都督
渤海敬王奉慈顯慶時為原州都督薨七世孫戡

書
上有習

戡字定臣幼孤年十歲所即好學大寒授薪自炙夜無
然膏默念所記年二十明六經舉進士就禮部試吏唱
名乃入戡耻之明日徑返江東隱陽羨里陽羨民有鬪
爭不決不之官而詣戡以辨凡論著數百篇常惡元和
有元白詩多纖艷不逞而世競重之乃集詩人之類夫
古者斷為唐詩以譏正其失云平盧節度使王彥威表
為巡官府遷還洛陽卒

贊曰景元子孫當草昧之初乘運而奮方高祖攘除四
方所以宣力皆顯顯為世豪英至河間之功江夏之略
可謂宗室標的者也始唐興疏屬畢王至太宗稍稍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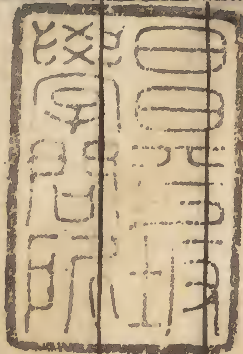
寬延元年

封時天下已定帝與名臣蕭瑀等喟然講封建事欲與三代比隆而魏徵李百藥皆謂不然徵意以唐承大亂民人彫喪始復生業遽起而瓜分之故有五不可之說百藥稱帝王自有命曆祚之短長不緣封建又舉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禍亟於哀平桓靈而詆曹元首陸士衡之言以爲繆悠而顏師古獨議建諸侯當少其力與州縣雜治以相維持然天子由是罷不復議至名儒劉秩曰武氏之禍則建論以爲設爵無土署官不職非古之道故權移外家宗廟絕而更存存之之理在取順而難逆絕之之原在單弱而無所憚至謂郡縣可以小寧

不可以久安大抵與曹陸相上下而杜佑柳宗元深探其本據古驗今而反復焉佑之言曰夫爲人置君欲其蕃息則在郡縣然而主祚常促爲君置人不病其寡則在建國然而主祚常永故曰建國利一宗列郡利百姓且立法未有不敝者聖人在度其患之長短而爲之建國之制初若磐石然敝則鼎峙力爭陵遲而後已故爲患也長列郡之制始天下一軌敝則世崩俱潰然而戡定者易爲功故其爲患也短又謂三王以來未見郡縣之利非不爲也後世諸儒因泥古彊爲之說非也宗元曰封建非聖人意然而歷堯舜三王莫能去之非不欲

去之勢不可也秦破六國列都會置守宰據天下之圖
攝制四海此其得也二世而亡有由矣暴威刑竭人力
天下相合劫令殺守圜視而並起時則有叛民無叛吏
漢矯秦枉剖海內立宗子功臣數十年間奔命扶傷不
給時則有叛國無叛郡唐興制州縣而桀黠時起失不
在州而在於兵時則有叛將無叛州以爲矯而革之垂
二百年不在諸侯明矣又言湯之興諸侯歸者三千資
以勝夏武王之興會者八百資以滅商徇之爲安故仍
以爲俗是湯武之不得已也不得已非公之大也私其
力於已也秦革之者其爲制公之大者也其情私也然

而公天下之端自秦始云觀諸儒之言誠然然建侯置
守如質文遞救亦不可一槩責也救土崩之難莫如建
諸侯削尾大之勢莫如置守宰唐有鎮帥古諸侯比也
故王者視所救爲之勿及於敝則善矣若乃百藥推天
命佑言郡縣利百姓而主祚促乃臆論也



唐書卷七十八終

唐書卷七十八終

